

舜水遺書

一
函
十二冊

安南供役紀事

明餘姚朱之瑜撰

自叙

媿我中夏淪胥外夷閏位天既不賦瑜以定亂之畧瑜何忍復生其任運之心是以逋播異邦流離一十三載間關瀚澌茹荼百萬端庶幾天日再明沉州復陸乃忽有安南國王檄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以申禮然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况瑜大讐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亢不撓以禮譬曉國王之識習局於徧淺而才氣頗近高明讒夫鵠張極力煽其焰元臣箝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撐四面叢射逼勒有甚乎衛律嗟嘆無聞于李陵雖十一日磨厲之鋒不敢輕試而三百年養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畧書札錄爲一卷芟其諸臣問難嫌於繁冗也隱其行間機務爲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飢雪窖洪皓以迎請流遞冷山節烈尙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南供役紀事云

爾

一該府於丁酉年正月廿九日奉國王檄檄取識字之人故壓不發至次月初三日一時掩捕如擒寇虜閩音朱與周相近誤呼周相公周述南手足無措遂以後事囑其妻子而後往放歸如獲更生其勢燄之懾人也如此捕至不言所以久之差官面試作詩寫字瑜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難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餘人概不作詩炤瑜具供但小異耳不知何解

一該府作色厲聲恐嚇之云此外更有何人通文理速速報來到上邊去說做不得諸人寂然瑜抗辭答之云此是該府事何人通文理何人不通文理該管者豈有不知我豈知道若上邊覺察出來自有人承當何與我事

一該府令人看守勢同軟監瑜語之云此非一日之事豈有不飲食之理且我寓中誰人炤管應帶行李誰人收拾語塞然後放歸隨差班役諭令居停伴守外

復差人竟夜遊徼瑜度必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卽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瑜已作死別呂蘇吾不解根究其意瑜慮其恐怖別生枝節遂更端其說

一兩日內連往占上見翁儀簿及各該衙門儀簿署鎮土王用一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目下衙門槩不具刺小官無知坐瑜於別席亦不與較

一初三夜半方歸初四晨去暮返二鼓促行寓中行李不容收拾卽一紙別家之書亦冗不及寫本寓無人看管親友不敢受託後致被盜繇此也

一初五日先至旱泥各處差官齊集夜半傳發惟傳瑜一人餘人禁勿往至彼衆

差官俱坐定不爲禮瑜竟入上坐差官云茹主

猶華言大王也

徵諸儒如何議論瑜應

聲答云天子方得言徵大王卽盡有東京土地而中國盡復其位號不過荒服

一諸侯王耳何敢言徵差官點頭曰派派派

平聲猶華言是是是也

連說八九聲

差官曰貢士與舉人進士孰大瑜料其意重在進士先時有進士至彼曾受其

困辱故迎機逆折之曰貴國不知科目之義故云爾貢士便是舉人之別名故稱曰某科貢士若貢生便與舉人進士有分別矣至於大小則不在此論我朝國初重貢成弘日後軍重甲科謂之兩榜即如貢生亦有不同有選貢有恩貢有拔貢有歲貢有准貢例貢高下之不等國初之制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成均積分累升率性堂分數既滿優者入爲宮詹坊諭劣者出爲科道諫官又有稅戶人材賢良方正耆儒等名目除授更優鄭湜起家爲布政嚴震釋褐拜尙書進士初授或爲縣佐尉似未得與之韻頗惟成化朝目邊儲匱乏許令博士弟子員及民間俊秀輸粟入成均後來積分之制遂廢始軍重甲科即有調停之者曰三途並用終不勝甲科之貴矣

或問取士法答曰周官卿大夫察舉而侯國貢之天子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升之司徒曰俊士然後考德而命爵因能而授官其制尙矣漢朝目選舉公車貼大經十道得五爲通最爲近古故得人爲最多而經術之士重於朝廷唐朝試士目甲賦律詩始爲雕蟲小技有志之士鄙之宋朝試士目論策此外各有

明經韜鈴宏辭茂才等科 明朝旨制義第一場四書義三經義四合七篇第

二場論一首詔誥表

內科
登道

判五道三場策五道鄉試中式者爲解元經魁舉人

會試中式者爲會元會魁進士廷試策壹道磨勘進呈台司讀卷天子標題第一甲第一名爲狀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第二三甲爲進士同進士出身多則四百名少則三百名國初亦有中一百名之時子午卯酉爲鄉試四科辰戌丑未爲會試四科問曰既如此如何有癸巳科狀元曰此永樂旨虜倣親征皇太子監國於南都 太孫監國於北京避嫌不敢臨軒策士故遲廷試之期原是壬辰科進士曰派派派旁一人曰太師真文武全才曰此因下問而奉答不過古今掌故耳若於書無所不讀而又知兵善用方是文武全才不肖安敢當此

一初八日至外營沙

安南
晉陵甲

爲國王屯兵之所見翁該艚帖同前

該艚者專管唐人及總理船隻

事務以該
伯爲之

一本日投翁該艚書 之瑜託身貴國誼同庶人庶人召之役則徃役義也但未

諳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目不見爲美所爲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亦義也此兩三國人之所觀聽非細故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遠不必言近日新膺 大明敕書特召三國之人之所通知若使僕僕參拜儻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爲非人惜身畏勢而輕褻大王瑜罪何辭若突然長揖不拜雖甚足目明大王之大之高萬一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嗔怒必萬口同叱目和之之瑜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久聞閣下高明大度通達國體曉暢事務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奉恕卽日朱之瑜頓首載拜愼餘

一該艘入啟國王卽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大門內右廂其餘侍班肅然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又非九賓見客萬目共注奉命之人傳呼迫切瑜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瑜不爲動見國王立致一名帖與前帖同但前加本年正月四字後加頓首二字諸大老屏人面見彼此不相爲禮

一語同事翁斗曰見國王及該艘從來無不拜之禮今與公各班相見我今日目

死生爭之愼無隨我目累公先時欲言恐公震怖公若捨得死則不拜可耳於是翁姓者先拜瑜直立於旁差官啓事畢來就瑜令拜瑜作不解狀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瑜卽借其仗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瑜袖按抑令拜瑜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瑜毫無顧盼揮手卽行語同行者曰爾輩何故隨我我比去至好是下監彼國監禁公行需索所費萬端我止辦一死爾輩已拜無事不須隨行但遠覘之可也若此去便殺倒得乾淨因解身上鮮衣與之惟整束舊衣同去不知其赴該艚所也

一將相文武大臣通國震怒謂瑜挾中國之勢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瑜該艚共議抵暮方歸同事者拜畢瑜仍前一揖因瑜外江人隨發醫官愁仕魁家令黎醫官委曲勸諭云不拜則禍不測谷云瑜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顧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是夜徃復再三夜分不已云不拜則必殺無疑此間殺人極慘酷何不自愛至此同行者俱極力排詆瑜勞倦已極厲聲答云前日從會安來與親友俱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矣何必

多言黎亦憤亦憐乃云既堅意如此再不必言遂復該舫

一次日黎明而起自取其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俟天明餘人盡起將家事囑託陸五賣寓中所有之物還彌左衛門銀四十兩八錢寓主權兵衛房租銀三十兩餘者與汝作盤費帶來衣服行李盡附蘇五呂內樓供奉勅書拜上仔細收好帶至日本待家下有人來附去囑畢對黎醫官云我大明徵士也此國家百八十年來未舉之曠典公應不解徵士爲何名我於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前後被徵二次不就四月間卽授副使兼兵部郎中監方國公軍四十八萬復不拜後以虜變遁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我來外國十三年卽夢寐中不漏一字所隨童僕俱非家鄉帶來故各處交遊無一人知者今日死矣不得不一言我死後乞公至會安與外江諸友一言以明之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朱君某之墓

一交趾通國大怒磨厲以須卽中國之人無不交口唾罵平素往還親暱者或隨機下石以求媚或縮朒寒蟬以避禍卽有二三人不相攻詆然無或敢評隲

一語者惟日本諸人嘖嘖稱奇耳本日有李姓字耀浦者適至該艚迎謂之曰不信世間有如此狂人李云未識其人一見方知此必有故矣所對之言甚直空谷之音此人而已該艚復呼瑜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瑜卽寫崇禎十七年被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第三次竟除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史司郎中監荊國公方國安軍復不拜於是閣部勳鎮科道等官交章論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章甫上瑜卽星夜遁逃漕濱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至貴國已十二年受苦不可盡言豈敢以藐藐之身驕傲大王自取殺身之禍哉今大王不察不拜之是禮赫然震怒瑜又何言殺之可也監禁可也拘留可也顧獨不可拜耳本年正月欽奉 監國魯王勅書別有膽黃不再贅瑜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之色該艚回顧其妻曰好漢子一本日至次日國王五次密密差人至會安察訪事實隔別前後差人不許會同幸諸人無一至該府家計無所施

一大小官員紛然問難逐日踵相接也其來者直入攻瑜絕不及於同事者同事

者因得乘機逸去其後習以爲常竟遠避以伺之瑜始爲孤注矣歸則讓瑜云

隨口應附同他混帳何必根極理要與之往復周旋終日唇枯舌燥那有如許

精神瑜佯謝之曰已喻然來者必接以禮答者必竭其誠如故也一日有一下

僚年少意頗自矜偕數人來其人已再至矣問曰天根月窟先生解來曰我不

知

我音鳥大王及尊者自稱之詞

曰如何不知曰不知便不知却又有個如何你不知中國之

大學問之深如海一般故曰學海

你音迷呼最賤者之辭

中國書籍之多汗牛充棟五車

不足道也豈能盡讀況去家十三年目不覩書史章編久絕絃手生疎其人改

容謝之曰小可未達其理唯願先生明解以開茅塞不敢問難曰問難何妨卽

堯夫程夫子託名引喻固自不知卽如李太白詩朝遊三山夕憇五嶽此亦可

解乎旁一人治曆局者私咎之曰見渠倨傲無禮故拒絕之一曰章編一曰邵

程一曰詩豈是不知其人固請之答曰河圖洛書方位各居先天後天無缺無

餘又曰上下四旁左右前後少多配合各得其九四九六六盈城花柳其人喜

曰果是不知治曆者曰一八爲九二七爲九三六四五皆九豈非三十六宮於是逡巡而退

一十四日該艚又復差官諭意瑜引韋祖思拜夏主赫連勃勃怒而殺之爲比差官沉吟不信尋史書與看將書復該艚復來索前所寫者再寫一紙瑜不寫但復云大王偶得一士人到此不能與之商略天下國家之大務而顧屑屑於拜跪之間竊恐聞之遠方有以窺大王之深也以大王下士千古美名美名不居而必責瑜之一拜拜畢人誰知之孰與美名傳之天下後世之爲大乎瑜守禮而死死無所恨乞高明亮之其末大書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十數而已

一同時又一文官至寫云太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識人事乎曰不肖寡學薄識烏足以知天文地理至於三才之實理實事稍稍竊聞一二大王盡禮而來教必能佐大王國家之大務若不循禮而強以威逼不肖延頸待戮更無他說也本官昨舌而去前此來者多稱先生瑜答云足下自稱曰我安南晉島鳥者國王與上人自

尊之辭猶華言本部本院也

因其人稱太師瑜自稱曰不肖已後無不稱太師自稱曰小子

小可惟介弟一人稱瑜曰尊師自稱曰小某

一該府聞其事勃然大怒立時登舟來至外營沙見國王欲重賄奧援期必殺瑜以快其志適國王以他事差人相遇於順化去營沙咫尺矣因有緊急事務星夜促回計不得行及完事星行來至往返又復數日議禮已定無可下手銜恨不絕可見死生有命非人謀之所得施也

一自十五已後各官來見者體貌隆重如見其國王及尊官之禮止於不拜耳該府泊舟河下逐日親見無可如何敢怒而不敢言因黎醫官作通事言語亦不明辨大凡問答俱用書寫寫畢即將去復王可見俱從王所差來或將原紙送還或竟持去前來刺探者時刻不絕瑜去家十餘年久絕歡笑至是同事及從行莫不怪瑜舛錯無可告訴抑且嗟歎詆毀之聲不絕於耳怨怒之色時接於目不得已逢人便笑了無憂疑先是聞彼國載籍杳然未有印證死不得白旋知其國多書便可暢意舒發矣

一十七日草疏已就封附王鳳酬對之外別無他事惟有整衿危坐旦夕俟命

一前所差人十八日盡來回復察訪無所得無可借以爲名

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於瑜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骨肉爲醬筋骸腸胃拋撒滿場以致烏鳶犬豕競來就食血染泥沙肉飽異類夷風慘刻惟以張威其意不過使瑜驚懼耳

一國王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旣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遂致一書令瑜仕於其國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是日即答之餘意錯見於答書之中

復安南國王書 猥辱元臣賚領翰札捧緘面讀一再至三雖中間字義句語多係安南國書與中夏自不同文然前後詞旨明白洞然俱曉愧之瑜無德無才豈敢自比鷹揚之哲六出之英至於康濟阜安之略堯舜君民之懷居恒誦習未見施爲若夫識時在乎俊傑多端獎借無一敢承竊聞大王超世之姿動合於道徃年處分諸事有德有禮古之賢王何以過之近以承命執役來此旬日灼知中夜求衣吁日忘食簡明機務精勤訓練於以削平大憝銘勳復辟在

於指顧間已若所謂用兵之妙在乎軍形古無其詞或者師心而獨造愚所未
喻未敢曲意以相徇夫軍形者就刺料簡練處舍收藏而言耳是卽所謂軍實
而非用之之妙也用兵之妙太上以名聲次之情次之形斯下矣至於形見勢
詘此又其最下者也卽曰形之敵必從之此正敵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徒
因我方多方詿誤以爲進退以爲防禦耳虛虛實實變化生心示之以形非真有
形之可見也今大王復讐雪耻之師真義兵也正之卽爲名揚之卽爲聲通於
衆志卽爲情彼之百姓身居塗炭自應前歌後舞以迎王師若不自量而來戰
則亦角摧而崩爾何必料簡軍實五圍倍攻而後克哉然其善之善者則在乎
用賢卽舉來諭所云太公陳平瑜雖未敢當其任竊得借以發明其說太公殷
之老也何以周得之而王陳平魏之產也亦嘗事魏與楚矣何以去楚適漢楚
魏隨之以亡可見天生英哲旣錫之以神明邁種之才必資之以感憤豪壯之
氣何能與隕籜共腐而流沫同消哉不北走胡必南走越矣幸大王加意周諏
毋使其外資敵國也以大王天授異才得賢而輔內歸萬姓外展故土則有拱

捐指麾而治耳若瑜既非其人亦無其志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志是猶與於殺之矣儻異日者天厭夷德神孫良翰憤發敵愾掃攬搶靖胡虜瑜藉大王之靈遄歸桑梓獲陪下士之班當竭其全力內佐大明以其餘者外匡貴國所爲兩利而俱存者此也舉貴國攜貳之端降封之故昌言於朝致 聖主明見萬里使貴國世修藩維歲貢終王寧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詩曰永以爲好其斯之謂與承命裁答草率不文未請國諱統希原亮卽日朱之瑜頓首再拜

一二十日代國王答書

別見

一卽日拜儀部彼國之宰相也元勳碩德如文潞公然年八十餘龐眉皓髮瑜用一單名帖如前彼用兩手升於頂見必披髮加帽合掌上舉過其額黎云斯禮爲至尊而無以加矣然其大老元臣俱甚謙謹卽前之欲殺瑜者所謂食桑葚懷好音也

一試堅確賦 三月初三日鬱鬱枯坐偶以不入耳之聲濁亂神思適國王遣人
寫一確字來問余意其風之也聊舉堅確的確確論等爲解遂將堅確爲題令
余作賦賦曰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執役王家來茲廣漠之野叢枯穀茂寓側修竹盡枯死維穀榮茂彼前叢
轉輒相假故云然非修禊之蘭亭流清湍激寓南濁流迅駛懷萬壑之冷冷塊然環堵之中匏也

茅茨之下異桃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假形淒影其何對月兮三人已獨人皆存
流風乎一我迺有白叟龍鍾躑躅踟躕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跼空中一角直矗
拳匏外向孤絃內腹彈撥難調非絲非竹齒踈淚涸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
適足以擾我愼獨忽逸興之遄飛慕觥籌兮相逐飯蔬水兮愆期况流觴而聽肉
身枯槁兮神馳騫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是非問奇書掌布畫確字謹持余
迺舉說文而解義攷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話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
燕燕乞賦乞詩詩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支辭朱子肅襟危坐而答曰
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及乎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精確則絲